

7

科幻仙俠寓言小說

宇宙浪子

朱邦復◎著

孤山寺北賈亭西

水面初平雲腳底

幾處早鶯爭暖樹

誰家新燕啄春泥

亂花漸欲迷人眼

淺草纔能沒馬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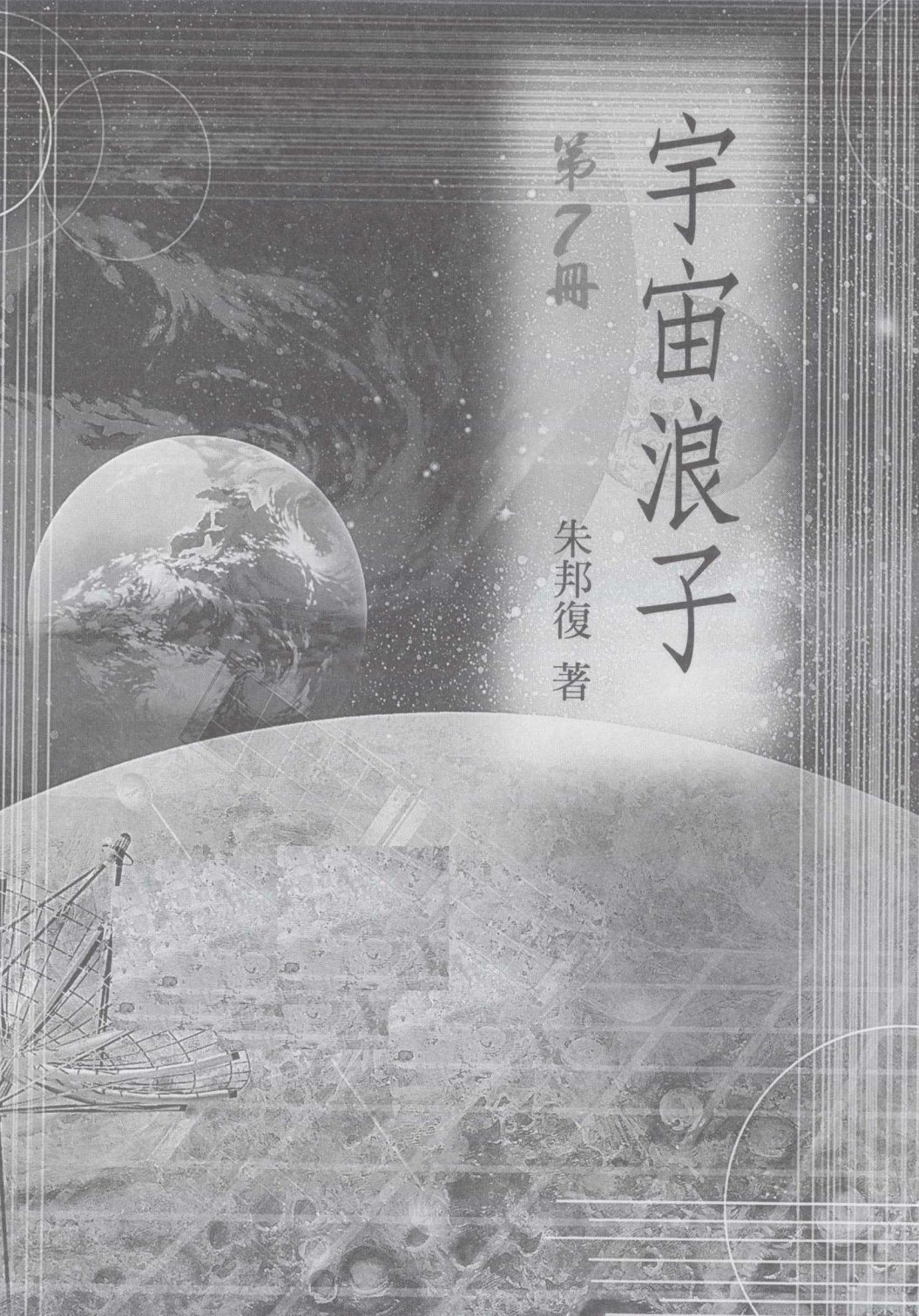
最愛湖東行不足

綠楊陰裏白沙堤

宇宙浪子

第7冊

朱邦復 著



宇宙浪子 第 7 冊 / 朱邦復著 .

--初版.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2 年（民 91）

216 面；14.8×21 公分 .

（科幻仙俠寓言小說）

ISBN 957-08-2368-2(第 7 冊：平裝)

857.83

91003025

目次

第四十九回	孤山寺北賈亭西	1
第五十回	水面初平雲腳底	27
第五十一回	幾處早鶯爭暖樹	51
第五十二回	誰家新燕啄春泥	77
第五十三回	亂花漸欲迷人眼	105
第五十四回	淺草纔能沒馬蹄	129
第五十五回	最愛湖東行不足	159
第五十六回	綠楊陰裏白沙隄	185

第四十九回 孤山寺北賈亭西

法蒂瑪自出道二十餘年以來，她的青春與活力，就在爲康東布雷信衆排難解紛中，悄悄逝去。要說起信衆的問題，其實都是些雞毛蒜皮的瑣事，諸如生兒育女、婚嫁應酬以及夫妻失和、朋友反目等等。這種事對外人是不痛不癢，但對升斗小民而言，生活就是一切，心裡掛慮的也只有這些事。

有一天，在一個聚會上，一個信徒在過火時，不小心踩到另一個信徒。那踩人的仗著剛過完火，有神明附體之威，完全不把被踩的人放在眼裡。而被踩那人原本就色厲膽薄，他大叫：「大神贊古啊！他不過先走一遭，憑什麼神氣？」

踩人的人說：「憑什麼？贊古神喜歡我！」

被踩的人說：「不！大神贊古最喜歡我了，不信你問神去！」

踩人的惡狠狠地說：「就憑你？有膽的在火上見！」

被踩的人哪裡肯服輸，使勁推了對方一把，被推的人腳下一歪，踉蹌後退，竟自摔到在火堆

裡。這時大神也不保佑了，摔跤者鬼哭神嚎，等被眾人扶起時，背上的皮肉已經焦黑了一片。

法蒂瑪立刻趕過來，先用符水爲他止痛，消毒殺菌，然後作法召神，爲雙方化仇解怨。事出突然，她匆匆作法，卻忘了一個動作：點一種信香。那是「神人」之間的一種「介面」，信香一燃，人的神思恍惚，誰都能到達與神溝通的境地。

法蒂瑪本人早已進入清水長老教導的第六層境界，從那裡隨時可進入靈魂界，就能得到一般人所說的「第六感」。事實上她還到過更高的境界，只是她打心底厭惡某些行法鬥狠的暴力舉動，寧可停留在第六層中。

清水長老所習的，是所謂的「意識修行」，前五層是強化視、聽、味、嗅、觸等感官能力。修行人先要做到眼如鷹、聽如犬、味如蝦、嗅如蛇，觸覺如蜘蛛，然後才能修煉第六感，知道概略的過去未來。然後，第七層是鬼魂境界，第八層是神力境界，第九層則是無上太空境界（或稱宇宙本體境界）。

在第六感的境界中，法蒂瑪看到這些信徒彼此的恨意，那是長久以來所蘊結的。如果要化解，她就必須進入更高的境界，否則充其量只能以理性開導。在她的經驗中，這些信徒所需要的並不是「道理」，而是被不可抗拒的力量約束的一種「無責任感」。

比如說，老天下雨了，人被淋得透濕；河水泛濫了，田地房屋付諸東流。不論這些損失有多大，人們除了愁眉苦臉外，連對老天的憤怒都只敢隱藏在心底。但若走在路上，被人濺了一點水，那可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。這種心理便是「責任心」所造成，前者超出「人」的責任範圍，誰都作不了主，只得認了。後者人以爲自己能作主，是可以抗拒的，就認定自己的尊嚴受到

侵害，需要維護。

在當前情況下，法蒂瑪決定進入第七層境界，行這種法術有個先決條件，就是當事人必須藉信香接引，否則無效。她察覺到剛才忘了點信香，難怪！在一般情況下，大神未附體之前，當事人都會安安靜靜地等待著。不料這次被火灼傷的一方群起鼓噪，衆憤難泯，場面一直無法控制。

法蒂瑪早就受不了信衆的愚昧，她已經到了該退休的年齡，只因心中放不下這分責任，一再，再而三地忍耐下來。這一刻，她氣沖牛斗，渾身噉戰，怎麼都按捺不住，她一躍而起，跳到炭火上，跡近瘋狂地在火花中飛舞。

走火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古老習俗，是各個民族成長必然經歷的過程。初民在懂得穿鞋之前，都是赤足走路，腳底的「跖」起碼積了五公釐厚度。肌肉中原有八成是水分，腳跖則不足六成，神經末梢早已死去，所以痛感不強。

只要破火在攝氏一百五十度以下，連續時間不超過二分之一秒，而且火灼面積在一平方公分以下，三分鐘之內，跖部幾乎只喪失一成的水分。因此，走火可以說除了心理層次外，不會造成任何生理的損傷。

現代人已習慣穿鞋，又善於保養，跖部厚度不超過兩公釐，對火灼極為敏感。環境因素再加上心理因素，過火便成爲一種不可思議的超能力。

法蒂瑪穿著白長裙，頸上掛著幾十串有「法力」的珠鍊。她飛舞旋轉，口中唸唸有詞，陣陣旋風煽起無量無數紅霞火花，串串珠子相互激盪，擦撞出五彩光芒。信衆受到感染，無不如痴如醉，跟著高呼酣舞。

法蒂瑪身體完全失去感覺，輕飄飄地，她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。那裡一切都是玄色的，並非全黑，而是黑中帶紅、若有似無。正當她細細觀察，想要辨清方向和地形時，清水長老突然出現眼前。

長老說：「法蒂瑪，我對妳說過『弱者可救不可扶』，記得吧？」

法蒂瑪一看是長老，激動得撲在地下，抱著他的雙腳，說：「師父！終於見到您了！這句話弟子無時無刻不放在心上，就是想不通是什麼意思？」

長老說：「女祭司不能做太久，妳應該努力進修，更上層樓。」

法蒂瑪恍然大悟，說：「可是這些人實在可憐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誰不可憐？你要可憐他們，他們會躺在那裡，億萬年都不起來。」

「師父，那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時間到了就該離開，事不宜遲，趕快培養一個祭司。」

話一說完，長老就要隱去。法蒂瑪急了，好在她一直抱著長老的腳，她苦苦求道：「師父！能不能告訴我，怎樣才能找到您？」

長老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法蒂瑪！不是我不願意見妳，實際上是有點困難。」

「師父，有什麼困難？我是您的弟子呀！」

「問題不在妳，我也有師父，只因有一次犯了他的忌諱，被他逐出門牆。沒有得到他的諒解之前，我是不能收弟子的。」

「可是您已經收了我這個弟子呀！」

「那是往事了，正因如此，我更不便出面。」

「哪有這種不講理的師祖？師父！讓我找他去！」

「千萬不可以這樣說！」長老嚇壞了，猛搖雙手止住她。

「爲什麼？連講都不能講？」

「我就是講多了，才被他趕出門牆的！」

「我就是要講！怕什麼？反正我們在門牆外面嘛！」

就在這時，長老像感應到了什麼，靜靜地停了一會。他面帶笑容，點了點頭，取出一條寶石串成的白玉珠鍊，遞給法蒂瑪說：「好了，妳的師祖已經開恩，同意我收弟子了。這是我的信物，若有急事找我，對著這串珠子默唸三聲『哇哈呼呵哄嘿』就行。我先走了，記得快找接班人，時機快到了。」

法蒂瑪突然感到腳底刺痛不已，原來她一直在火焰中狂舞，餘燼雖然都被踩熄了，但地上溫度奇高，她已在火上跳了十幾分鐘，腳底都被燒熟了。結果她雖被視爲天神，這個天神卻得躺在床上，腳底裹著草藥，動彈不得。

在卧病休養期間，她看中了一個小姑娘，每天任勞任怨替她服務，恭謹異常。哪個人不喜歡順手的工具？有誰不滿意聽話的耳朵？她指定了傳人，由於她是神，就算把狗當作傳人，也不會有人有異議。儘管人人反應奇特，她卻堅定不移。

這次遇到衣紅等人，她完全領悟了長老所說的另外一句「強者可恃不可依」。一點也不錯，人要先自強，有了本事再與強者爲盟，卻不必與之長相左右。

當法蒂瑪與衆人歷險歸來，衣紅等人要去找尋法蘭德司。法蒂瑪本來想隨行，衣紅卻一力阻止，法蒂瑪也自覺心中起了變化。她憶及長老諄諄之言，便回去向教中執事言明，自己奉了大神旨令，必須在短期內退位移交。

這件事大家早有心理準備，反正一切有大神作主，誰也不必操心。法蒂瑪三言兩語交待完畢，便回房沐浴清淨，找了一個安靜的地方，向東跌坐，收斂了心神，閉目默唸三聲『哇哈呼呵哄嘿』。

果然，一陣輕風過後，只聽長老說：「法蒂瑪！妳怎麼這樣糊塗？」

法蒂瑪睜眼一看，自己坐在一個平整軒潔的山洞內，長老就在正對面。她聽長老語帶責備，惶恐不已，忙問：「師父，我做錯什麼了？」

長老搖頭道：「妳怎麼把女祭司的寶座讓給一個生化人了？」

「她是生化人？」法蒂瑪驚訝得幾乎說不出話來。

「咳！算了吧！說不定生化人做得更好。」

「我怎麼這樣糊塗？連生化人都看不出來？」

「妳也不必自責了，人類回光返照，看來已經走到盡頭了。」

「師父，難道我們不應該負起責任嗎？」

「別說孩子話，我們能負什麼責任？」

法蒂瑪無言以對，只好說：「弟子有個疑惑，昨天交了幾個新朋友。」

「新朋友怎樣？」

「他們是當局派來的，人很不錯，而且法力高強。」

「那是理所當然，當局要找人，自然會找最好的。」

「師父曾經說過，強者可恃不可依，是不是指他們？」

「豈止他們？連對我也一樣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這是本教的教規，妳聽說過老鷹的生態吧？老鷹是強者，爲了保障種族的生存，每次雌鷹都會下兩個蛋。孵化後，如果食物不足，小鷹的身體具備一種本能，會把另外一隻擠到巢外。人類認爲這種行爲殘忍無比，但在供求律上，這卻是老鷹生存的保障。」

「師父，老鷹再厲害，也幾乎被人類滅了種呢！人類的生存卻是靠愛來維持的！」

「噫！妳叫我怎麼辦？妳知道我爲什麼收妳做徒弟？」

「因爲我從小就在期待您！」

「因爲妳生而不幸，心懷深仇大恨，我以爲妳一定能保持那股恨意！」

「師父！每當我有恨時，我的心就在淌血。可是只要我懷著感激，心裡就快樂無比。難道師父要我痛苦，不要我快樂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可是，唉！可是我該怎麼說呢？」

法蒂瑪突然感到一陣昏眩，一開始她有點驚惶，但立刻就警覺到，不久前被薩赫丹勾魂，開始時也是這種感覺。她念頭一轉，便一任自然，靜攝心神，調勻呼吸，讓身體搖搖晃晃，萬感不滯於心。過了許久，一切又都平靜下來。她張目一看，長老睜大眼睛正望著她，好像發現什麼奇

珍異寶，欣喜不已。

「師父，請原諒我失態，剛才頭昏了一下。」

「頭昏了一下？法蒂瑪！妳知道嗎？剛才妳通過了師祖的考驗。為師的到今天為止，都還沒有這種能力，只要妳師祖一召魂，我就只好任憑擺佈。妳是怎麼做到的？」

這時，一陣低沉堅實的聲音由地下傳來：「她是由薩赫丹那裡悟出來的，看在法蒂瑪面上，莫瓦胡，今後我承認你是我的弟子了。」

長老聞言，心驚膽戰，他最怕的就是這件事。師父收歸門下，就表示又將受到嚴格的控制。他忙說：「多謝師父大恩，可是弟子功夫荒疏已久，不能勝任了！」

那聲音說：「誰在乎你？有你這個徒弟就夠了！」

長老急道：「她心腸太軟，恐怕師父不滿意。」

那聲音怒道：「怎麼？你是不想回師門？」

長老忙說：「不敢，弟子只怕她不能達到您的要求。」

「不能滿足我的要求？笑話！不能滿足也要滿足！」

長老神色大變，口裡只說：「多謝師父指導。」

「指導？還早得很！老鷹翅膀還沒有長硬哩！」

長老說：「法蒂瑪什麼都不懂，我會好好調教。」

那聲音說：「好，你先把本門法器交給她，等到只剩下你們倆個，就是回聖山的日子！」說時，那聲音逐漸隱去，到最後一句，只剩下縷風聲了。

長老從身後一個錦織盒子中，恭敬地取出一串紫玉珠鍊，慎重掛在法蒂瑪頸項上，口裡唸著：「眞理門大弟子莫瓦胡，奉師命將本門法器交付再傳弟子法蒂瑪。此法器與人共一體，器存人存，器亡人亡。」

法蒂瑪領受完畢，見長老愁眉難展，便問：「師父……」

長老將一指按在脣上，示意法蒂瑪不要多說，朗聲道：「快謝謝師祖恩典。」

法蒂瑪會意，叩頭謝道：「謝祖師恩典。」

長老又說：「來，先不要說話，學我做幾個動作，讓我看妳有沒有進步？」他邊說邊取過一根棍子，在地上畫道：「師祖在聽，不可出聲！」

法蒂瑪接過棍子，寫道：「師祖這樣可怕？」

長老寫道：「師祖要妳像幼鷹一樣，做個最強者。」

「弟子不要。」

「妳沒有選擇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不要多問，否則有危險！」

「怕什麼？」

「怕什麼？怕的是連死都沒有機會！」

「師祖到底是誰？」

「我不能說，這是門中的規矩。師父曾說，他要在每一個國家收一個徒弟，那就會有上百個

徒弟。但在收了幾十個以後，他就認為徒弟太多，品質不佳，鼓勵我們自相殘殺。現在只剩下六個，一個外號叫地獄王的若傑法力最強，是我的師弟，差不多的師兄弟都是他害的；再下面一位叫朱仁，這人心腸毒辣，神鬼莫測。妳第四位師叔，素未謀面，連我都叫不出名字。法蘭德司排行第五，是個標準的生意人，嘴甜心狠，誰都不得罪。薩赫丹最末，他入門不久，我就被逐出門牆了。」

「您爲什麼被趕出來？」

「因爲我不肯殺人。」

「那以後怎麼辦？」

「不要急，慢慢想法子。當前急務，是先設法穩定妳師祖。」

「怎麼穩定？」

「表現一下積極爭鬥的狠氣！」

「如果不夠狠呢？」

「那妳師祖就會派人來對付我們。」

法蒂瑪眼睛一亮，那兩位師叔曾經欺負過她，倒是個報復的好機會。但是，能這樣做嗎？只爲自己出頭，就不顧他人死活？可是，眼下已捲入這個漩渦，要想明哲保身是不可能了，怎麼辦？

長老見她臉上陰晴不定，立刻寫道：「妳師祖最恨人忍氣吞聲了，他的名言是要拼才會贏！有話就大聲說出來，不要讓他疑心！」

法蒂瑪便大聲說：「師父，五師叔和六師叔曾經欺負我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長老大聲回答：「怎麼辦？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！」

「可是，那時他們不知道我是您的弟子呀！」

「管他知不知道！我門中人是絕對不能吃虧的！」

「不吃虧也不行呀，我法力比不過他們！」

「比不過也要比！本門名爲眞理門，俗人稱做眞理教。眞理就是『物競天擇，弱肉強食』！妳不爭回這口氣，就不夠資格做門中人。」

法蒂瑪覺得師門過於霸道，但正如師父所言，她沒有選擇！除非她脫離本門，她想到就寫：

「師父，我能不能脫離師門？」

長老一看，嚇得立刻用棍子把字跡塗亂，說：「這樣吧！我陪妳去討公道！」

法蒂瑪忙道：「師父，這事不能讓您出面，我贏了也沒光彩。」

長老說：「妳不知道他們住在哪裡，我陪妳去，如果妳輸了，我再上場。好歹我是眞理門大弟子，怎麼能讓師門丟臉？」

法蒂瑪見長老一再示意，便說：「那謝謝師父了！」

長老說：「法蘭德司有四五個家，他是狡兔三窟，很難找到。還是先去薩赫丹那裡，他的法力普通，一個一個解決也容易些！」

薩赫丹家在撒哈拉沙漠中、一個隱秘的沙丘底下。大漠一望無際，觸目盡是滾滾黃塵。近來電腦當局利用衛星網大量收集太陽能，將之轉換成電流，沙漠的環境因之改變了，白天地面溫度

也不過攝氏十來度左右。

溫度雖然低了，風也小了，但是沒有雨水，沙漠仍是沙漠，大風颳過，黃沙一樣漫天飛舞，絲毫沒有給當局留一點面子。

長老帶著法蒂瑪，在薩赫丹住處附近一個沙丘停下來，用真理門的通訊系統，向薩赫丹通報。裡面的人回話說，薩赫丹不在，請來客留話。長老不答理，在沙丘上搭起一個帳篷，與法蒂瑪靜靜地等著。

在這天以前，清水長老謹謹慎慎的活著，從來沒想過重回師門的問題，因為他知道伴君如伴虎。法蒂瑪一來，打亂了他生活的步調，他不得不回到魔窟中。而教主看中了法蒂瑪，更讓他憂心不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在法蒂瑪的立場，這個後果根本是始料未及的。難怪長老一直不肯說出師門，想來就是要避免這種尷尬的結局。法蒂瑪心裡亂成一團，自己由一個受人尊崇的女祭司，一變成爲殘酷無情的殺手，這算什麼？

人只有在失去自由之後，才知道自由的可貴。現在有話不能隨便講，隨時隨地要打擊別人，保護自己。人生變得有如叢林一般，人也倒退回去，成了野獸。

一師一徒各懷心事，等了一會，忽見一道輕煙，像柱龍捲風似的，「嗖」地就向沙丘裡鑽去。長老是行家，他手一伸，沙丘頓然一片火海，烈焰熾熾，黑膏般的石油竟從黃沙下滲透出來。

薩赫丹一驚，停身回頭，見是長老，大叫：「莫瓦胡！你怎麼也跟我作對？」他邊說邊往長

老這裡飛來。

等薩赫丹一落地，這才發覺自己辛苦帶來的，竟是一個紅木箱子。他急得不住抓耳撓腮，直說：「糟了！糟了！」

只見法蘭德司突然出現在木箱旁，冷笑道：「莫瓦胡，你來做什麼？」他一眼看到法蒂瑪，又問：「妳又是什麼人？」

這裡薩赫丹早已魂亡膽落，明明綁架的是衣紅，什麼時候變成箱子了？搶劫法蘭德司心愛的寶貝，得罪了他，是死無葬身之地。他無心追究法蒂瑪到底是誰，搶著解釋道：「這一定是師父使了挪移大法！老實說，師父要我做毒中之毒，可是我沒有那個本事呀！五師兄，我可以發誓，我要的只是那位姑娘，我要箱子做什麼？」

法蘭德司斥道：「薩赫丹！你別來這一套！我才是師父最親信的人！你不必怕，我不會殺你，只要把箱子還給我就好！」

薩赫丹本來就沒打算搶那箱子，聞言立刻說：「請拿回去吧，我可是原封未動。」說罷，他手一抖，收了繩索，立刻掩身躲到清水長老後面。

法蘭德司關心寶貝，急忙趨前把箱子打開。詎料一望之下，不由得七竅生煙，破口大罵：「混帳東西！裡面是一塊石頭，一塊石頭！薩赫丹！你把我當什麼了？」他反手就是一道火光，直向三人噴來。

長老最瞭解法蘭德司的為人，只要不招惹他的寶物，表面上與誰都能和睦相處。就算有所圖謀，他也是深藏不露，專搞秋後算帳。但若有人覬覦這些寶貝，他立刻反臉不認人，不論對方是